

# 有一种春色叫玉兰花开

南丰后人

去年秋天的时候,每天清晨,就在太阳将要升起那会儿,小城的防洪堤上就是早锻炼的好时刻好地方。市民或在旁边的公园里打太极,或在体育设施上手拉脚踩,或者干脆坐在石凳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……而我,喜欢慢跑一段路,然后开始散步。

当我走过这段熟悉的防洪堤上,仰望身旁的一排玉兰树时,忽见绿黄黄的树叶间——竟然还有红色的小花朵点缀其中,真乃万绿丛中一点红啊!玉兰开放了?停下脚步,待我仔细一瞧,原来是玉兰树枝枝叶叶中的果实,像一节节香喷喷的麻花,颜色呈现出点点紫红,这可是先前没有注意到的呀!

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。房前几株胡柚树,屋后一片片竹林、油茶林,再往山里去,杉树、松树及其他杂木见得多了,却从未见过玉兰树,更不知道玉兰树的习性和作用。

十多年前,我调到辉埠镇工作。闲暇时光,经常往工业园区的林荫大道去行走。其中枫头到火车路下隧道的那一段马路,特别笔直宽敞,犹如十里长街。冬

去春来,这条大道两旁的树上开出了白色的、粉色的、紫红色的花朵。“霓裳片片晚妆新,束素亭亭玉殿春”。我问一道散步的同事,这是什么花?他说:“这叫玉兰花。”他用林学院学到的知识给我补课:玉兰是我国特有的树种,我们浙江也是种植最多的省份之一,玉兰一般采用嫁接、播种、扦插、压条等方式进行种植。他自信地说:“当年,园区选用玉兰树也是经过了一番好好的规划布局。”

偶尔,当我一个人行走在这片玉兰花海时,便觉得她更亲切了。玉兰树虽然有点高,但那隐隐约约的香气从晶莹如玉的花瓣中散发出来,仿佛在歌唱园区的创业史。玉兰带着圣洁的气质,可以穿越时空,飘向很远的地方。

记得以前我在浙西边陲工作,乡政府食堂的炊事员名字就叫“玉兰”,她有着一张粉色的脸和一颗善良的心,就像如今玉兰花一般纯洁。每当我们早上匆匆要下村时,忘记了报午饭,她会一一过问落实;到了用餐时,她还常常询问大家是否合口味,是否需要改进。那时候,计划生育工作是头等大事,我们经常要工作到深夜才疲惫地回到单位。如果某个小年轻去叫她一声“玉兰姐吃夜宵喽!”哪怕寒冬腊月半夜三更,她也立马起来,很快就端出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常山贡面,让我们驱寒充饥。至今回想起来,温暖如春。

在我看来,玉兰树的一枝一花,全在枝梢,她虽没有寒冬腊梅的名望,也没有八月桂花的浓香,但她的花朵硕大而又鲜明,千花万蕊,皎洁清丽,落落大方,完全不是一些小家碧玉的花草可以比拟的。查

阅百度得知,玉兰花因其“色白微碧、香味似兰”而得名。花期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月,然后“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。”待到秋风乍起,一棵树当中往往只能留下不多的生命种子。据《纲目拾遗》记载,玉兰具有祛风散寒、宣肺通鼻之功效,可用于头痛、痛经、过敏性鼻炎等症。除了药用外,玉兰树材质优良,可供家具、图板、细木工等用场。玉兰花含芳香油,可提取配制香精或制浸膏;种子榨油供工业用等等。

在我们居住的小城,春游的时候,你可以选择一条玉兰花的路线,从东明湖公园到南门溪防洪堤,再往滨江路走去,那风中的玉兰花在荡漾着,但为春天做信使,好似满园香雪来。

玉兰树姿挺拔不失优雅,叶片浓翠茂盛,分枝自然匀称,生长迅速,适应性强,病虫害少,非常适合种植在道路两侧作行道树,因而也是园林绿化的优选品种。在你埋头赶路的春天,猛一抬头,不经意间,“花中取道、香阵弥漫”就是你的切身体验。难怪明代大才子文徵明有诗赞道:“绰约新妆玉有辉,素娥千队雪成围。我知姑射真仙子,天遣霓裳试羽衣……”不信,你就沿着小城的内河走走,或者兴趣来时,往常山港两岸漫步,一不小心,你就会和玉兰撞个满怀。

请你相信,在常山,有一种春色叫玉兰花开。

寒冬腊月,季节变换了玉兰的树冠,它绿了又黄,黄了又空。树上虽然掉光了叶子,但枝丫仍然密密匝匝,如同钢丝编织的网络,嶙峋而有骨气。再仔细一看,树枝尖上还有如手指头般大小的花蕾,绒绒的、灰色的毛,含苞待放。

天天行走在南门溪畔,没想到,如今玉兰已经在某一天的清晨悄然开花。



玉兰花开 记者 汪杰 摄

## 笋鲜带春来

婀娜红

我想,春笋是百搭的。它有多重性格,能做到人见人爱,花见花开。

杜甫曾在《咏春笋》中写道:无数春笋满林生,柴门密掩断行人。原来柴门和春笋也能搭。这样的春景是,一场春雨,春笋新出,漫至柴门,几将柴门给封了。还有一句:会须上番看成竹,客至从嗔不出迎。这句不难看出,杜甫还是很有原则的,一般的人来了,竹子看就看了,但是主人不会打开柴门来迎客。

笋,是春天的信物。我在某个记忆的深处,跟随年轻的父母去寻过那样的惊喜。到了上小学二三年级,回忆里的挖笋经历很新鲜。放学之后,做完作业,喜欢往山里走。竹林子离我们的家,不过三五百米。出发时,很多农户家里还端着碗。我们没有带小锄头,只带了塑料袋。心想着,如果能挖到,装在塑料袋里就够了。塑料袋红色的,是父母亲买菜时装来的。笋脱离地面,但身上还是沾满泥土,不小心的话还会沾上衣服,一个大的塑料袋是它的归宿。我们这么想,这么走着。从山底沿着一户农家靠近猪栏的方向向上走。闻着猪屎香,想着笋拔出来那会儿的期待,心情自然不会差。

一步步的挪移中,有了发现。走在最前面的是平,比我大一岁。瘦削的个子,却喜欢胡天野地。他上有两个姐姐,都是勤劳的主。那会儿,他的两个姐姐也不过十五六岁,大一点的不超过十八岁,长得倒也水灵。他最小,最受宠。但凡真做了什么错事,两个姐姐也会袒护着他,用一通说辞让父母亲的心软下来。那是一片较大的竹林,我们都知道会有村民从那里挖笋。夏天的时候,山的向阳面是一树树的杨梅,阳光一照,亮了众人的眼,就想着找个人间浅睡的午后,躲在树底下,偷吃一顿杨梅。

笋,也算不上是挖,但还是属于集体劳动成果。高高的,绿绿的,新鲜的毛竹下,是长短不一的笋。伙伴说,拔一根长的。我一看,这长度都快高过我们的头了,忙说,这可动不得。你看,边上已经有了一层碧绿的竹节,表皮清晰可见,只在顶端透出如剑锋的个性。还是找小点的吧。二三十公分的就可以了,稍微长一点的也行。要就着泥土拔。拔不出来的时候,左右摇两下。有同伴附和。我却暗暗佩服起他们来,平时自以为学得东西不少,懂得东西也多,害羞的是对于周边的生活常识,基础劳动,却是一知半

解。索性,那天还是有收获的。我们四个人,见笋不长就拔,左右摇晃也好,一人拔了个笋尖也好,剥了笋壳再拔也好,一个塑料袋竟也装得满满当当。等到夜色又暗了三分,大地一片黑色,心里有了慌意,得赶紧回家。

这时候,耳朵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是在叫自己的名字吧。也在叫同伴的名字。当幸灾乐祸不过二三分钟,我们的耳朵便宣告了我们即将面对的“不幸”,预示了一场关于表情,关于语言的胆战心惊。回家的路变得漫长。我们低着头,不敢看迎面而来的父母。这几对父母,保持了难得的“夫唱妇随”,一个好像在说:“这天都黑了,还在外面玩,回家要好好教育一下。”另一个也好像在说:“天黑了,挖笋是小,万一摔坏了,找不到人了,该怎么弄,找谁的责任?”那晚上的笋,父母照例烧了。作为劳动成果,每个小伙伴都分到了自己的那一份,按数量,很平均呢!

那晚的后来,我们几个小鬼没有受罚,只是挨了批。所幸,春笋已入心,在每一次春风拂面之际,总能带给我生活的新鲜感。

## [诗歌长廊]

### 七律·春临东明湖

郑忠信

且挥桨棹向湖东,但见轻鸥翻碧空。  
著柳烟浓斜照水,藏樱雪淡漫随风。  
浮桥依旧凌波渡,绿道几回携手同。  
隔叶犹听莺百转,更填歌管韵无穷。

### 七律·踏春

刘大伟

婉转娇莺唱柳枝,桃红十里展妍姿。  
雷惊芳野寒蛩醒,日暖清江锦鲤随。  
已至农时耕垅亩,复归家燕垒新居。  
春乡踱步精神爽,万种风情皆入诗。

### 七律·油菜花吟

刘大伟

潋滟金波染陌畴,郊原迷醉客宾游。  
春霖润得芸苔媚,嘉卉招来彩蝶悠。  
能与天桃争艳丽,敢同银杏竞芳稠。  
浑身奉献皆珍宝,诗友挥毫妙句讴。